

季軍

願望之井

楊秋菊

夏日的午後，課室裡鴉雀無聲，同學們都在埋頭苦幹。我坐在靠窗的位置，批改著他們的作業，偶爾抬頭張望一下。

這是中一的作文課，黑板上大字寫著：我的願望——。

有些同學在疾筆書寫，有些在邊寫邊思索著，他們的臉上都有著一份憧憬與率真。偌大的課室裡，窗明几淨，陽光透過玻璃窗射了進來，落在課室的某個角落。窗外的樹影，搖搖曳曳的，像美人的舞姿。

我下意識地抬起頭，正好看到郭龍揉摺著他的原稿紙，一副很懊惱的樣子。

然後，他走過來跟我要新的稿紙，我微笑著說：「這是第三回了。」一些同學好奇地張望著，他靦腆地低下頭，返回座位。

他是個插班生，來了才兩個星期，成績卻不俗。他的家庭環境不太好，午膳時，同學們都在學校訂飯吃，只有他，總是逕自地低著頭，默默地吃著自己的便當。

下了課，我返回教員室，把剛才同學的作文放在桌上，呼了一口氣，專心地批改起來。

大部分同學的願望都是成績理想，考上大學之類的。一些女生便希望父母給她們多一點自由的空間，男生便希望快高長大。

輪到郭龍的那篇時，我有點異樣的感覺，我的視線落在他那潦草的字跡上：「我的願望？我的願望是可以活得好……」

篇首的這句話使我怔忡了，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，因為曾經也有一個人跟我說過同樣的願望。

那是昂培，她活在我童年記憶的深處。

然而，她卻死了。

於是我的心思飄遠了，那埋藏已久的憶記一下子翻倒出來……

一九八六的夏天，那年我九歲，在鄉村的一所小學念書。

父母都到城裡打工，把我留給外婆照顧。外婆是個老古董，總要人家待在家中，不許到溪邊去玩。

鄉村的生活簡樸而寧靜，夏日的午後，太陽稍微收斂了些，微風夾著青草與禽畜糞便的氣味，流竄在人身上，使人不期然感到酥癢癢的。

這是一條靜謐的村莊，寂靜的空氣中，偶爾有一兩聲清脆的雞啼、犬吠聲之類的，除此之外，便是人們乘涼時所發出的間斷的笑聲了。

而昂培，便經常在這樣的午後到外婆家來玩牌。她是個道道地地的村婦，黝黑的肌膚，粗壯的手臂，洪亮的嗓門，粗獷中帶點母性的溫柔。

每日，天還未亮時她便上山幹活，直至太陽曬在頭頂上才回來。

她一進門，便把鋤頭、鐮刀都擱在一旁，然後她們就靠在後門的位置，排開「四色牌」。這個「帥仕相車馬炮」的紙牌，共一百一十二張，分紅、白、黃、綠四色，底是黑色的，兩個人也能玩。

她們一邊玩，一邊漫不經心地聊著。有時兩人似乎不在對答，而是在自言自語似的。

我坐在旁邊觀看，眼珠骨碌碌地。

昂培總是把猶沾著泥濘的拖鞋踢到一旁，讓赤裸裸的腳踝擱在矮凳上，看來有點野蠻，卻給人一種自然隨和的感覺。每次拈牌的時候，她總會用手指點口沫，彷彿那雙乾燥粗糙的手不給潤濕一點是拈不到牌似的。她的髮髻微微地鬆了開來，略嫌泛黃的白布衫襯著那黝黑的膚色，予人格格不入的感覺。

都已是半百的人了，然而一頭的髮還是烏亮烏亮的，只是那雙眼，略帶點迷糊，襯著那多紋的額頭，洩露著一絲絲滄桑的痕跡來。

昂培笑的時候份外嚇人，咧著一排牙齒，格格地笑著，那笑聲老遠也能聽得見。

她彷彿是無憂無慮的，也彷彿不是。

有一次，她如常地找來，剛巧外婆不在，她也沒有離去的意思。甫踏進門內，便把草帽丟在一旁，自顧自地找張籐椅坐下，然後吩咐我泡茶。我找來了茶壺，給她倒了杯茶。

她定睛地審視著我，忽然衝著我笑，問：「小菁，喜歡聽故事嗎？」

我緩緩地點了點頭。

於是，她便說了「狼媽媽」的故事來。那故事的內容如今已模糊了，然而，她在說故事的時候，跟在打牌時的有點不同。至於有什麼不同，我也說不上來。

之後好幾天，她都沒有來，外婆說她在忙。這次我倒有點失望，也許是愛聽故事的緣故吧。

然後有一天，我無聊地坐在院子裡，看著小雞在啄地上的米，一上一落的，很有節奏。我托著腮，看得痴了。

就在這時，有人在門外伸長脖子喊：「小菁，來呀，給你東西吃。」

我抬起頭，只見昂培用擔挑挑著兩個竹籃，手舞足蹈地喊我。我趨上前去，她卸下竹籃，從裡面掏出一大串依然夾著綠葉的龍眼，便一股腦兒地塞進我懷中，又拿出另一

袋的東西來，說：「這是剛拔出來的花生，給你外婆。」

我捧著龍眼和花生，目送著她扛著竹籃離去。她的步伐有點亂，衣服濕漉漉地貼在背脊上，也許是扛著重擔的緣故，她看來有點佝僂。

直到她的身影完全消失在夕陽中，我才進屋去。外婆看見昂培送來的東西，臉上立刻綻放出笑容來，可口中卻罵我：「怎麼這麼多？你不會回絕嗎？哎呀，怎好意思？」

然後，也許是太感激昂培了，她又自顧自地說：「這些都是她自己種的。唉，昂培這命算是苦了，廿來歲守寡，下田、種菜、擔水、燒飯……家裡的老太婆以為兒子是給她剋死的，恨不得她也陪葬算了，唉，老天爺卻瞎了眼，撈去了阿彩，才六歲哩！」

阿彩是昂培的女兒，六歲那年在村口的井邊洗澡，吊水時，由於不夠力氣，被繩子拖了下去，撈起來時已回天乏術了。昂培是傷心欲絕，而老太婆更加呼天搶地了，把她罵個狗血淋頭。

從此，那口井被封了。雖說封，只不過是在上面蓋一塊木板，只是沒有人敢走近而已。

記得有年中秋節，我與大伙兒遊燈籠，途經井邊時，赫然發現有一個女人坐在井旁，像個幽靈。

月光流瀉下來，映在那口井上，像蒙上一層輕紗，朦朧中帶點詭秘，教人不寒而慄。大伙兒嚇得屏息著呼吸，然後，一哄而散，把燈籠都拋了。

阿彩死後，村民不但不同情昂培，且暗地裡疏遠她。雖然村民表面上都是客客氣氣的，但一旦村裡有喜事什麼的，大家都不約而同地迴避著，視她為不祥物。

就是外婆跟她幾十年的交情，當舅父結婚時，外婆也沒有請她來吃喜酒，只派我送去幾個糕餅而已。

那天，我挽著籃子來到昂培的門前。迎

面是一道油漆剝落的木門，斑斑駁駁的，兩旁的揮春，蒼勁有力地寫著：

風調雨順慶豐收

一家團圓聚天倫

都已褪了色，幾乎辨別不出字跡來。

我叩了叩門，回應我的，只是零零落落的犬吠聲。好一會兒後，才有一把女人的聲音從裡面隱約地傳了出來：「誰？」

「我是小菁。」

「沒鎖的，進來。」

我用力地推開門，大門格格地響。

眼前驀地暗了下來，空氣中瀰漫著草藥和泥地的氣味，濕濕潤潤的。一個老太婆臥坐在籐椅中，對我不懷好意地瞧著。

當看到她那雙被扭曲得變了形的小腳時，我不由分地後退了兩步，好半天也吐不出一句話來。

「你來幹什麼？」冷冰冰的口吻。

我嚥了一口口水，結結巴巴地說：「我……我舅舅結婚，我……我送東西來的。」

「放下吧。」她眉頭緊鎖，有點不耐煩，頭向後靠，不再看我。

我輕輕地放下東西，一刻也不敢多留，轉身拔腳便跑。半晌，當我停下來喘息的時候，甚至覺得老太婆的眼睛，還在跟隨著我，緊緊地。

沒多久，昂培又來了。這次她明顯憔悴了，額角的皺紋稠密起來。然而，她還是愛笑。

她和外婆熟練地排開四色牌，我依然在旁觀看。

「賣了好價錢沒有？」外婆慢條斯理地。

「那麼瘦，不值錢。」昂培眯著眼看牌，無可不無可地應著。

她們在說賣豬的事。

隔了一會兒，外婆又說：「她們都說徐神婆很靈，你不也去問問？」外婆瞟了昂培一眼，很神秘的樣子。

「免了，都幾十年了，問來幹麼？」昂培不以為然。「而且我才不信這個哩。」

外婆很不高興，「哼」了一聲，那樣子活像她向人說了悄悄話，別人不理睬似的，有點不是味兒。

「又去賭了？」好一會兒，外婆又問。

「畜牲，活像個廢人！」昂培狠狠地罵，口沫濺在空氣中。

倏然間，我看見外婆靜悄悄地把一張紙牌扔進椅子下，然後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。我頓時震驚了，心亂了起來。

然後我一直盯著外婆看，最後給她趕了去睡。

那天夜裡，我背對著外婆睡。朦朧中，聽到有人在窗外說話。我掀起身，揉了揉眼睛，驟然看見有個黑影從窗口掠過，一陣陰風直送到脖子上來，我感到寒颼颼的，連忙喊醒外婆。

外婆披衣下床，臨走時叫我去睡，說要跟昂培去辦點事。

我這才鬆了一口氣，窗外的黑影原來是昂培。

天才微微亮，雞便啼叫起來，「咯咯咯……」地，像一首單調的曲子。遠處的山巒逐漸現出輪廓來。

葉上的露珠迎著朝陽，發出晶瑩的亮光，是一種熱烈且悲壯的美。

我翻身下床，外婆才剛剛回來。只見她一臉倦容，口中念念有詞的，也不知在說給誰聽：「那地方簡直是地獄，又臭又髒，想起就噁心。」

外婆告訴我，她昨晚是跟昂培去找她兒子阿全。

那時候，在鄉村賭博是犯法的，公安會抓人的，因此便產生了許多地下賭窩。一間小小的密室，總得圍上一大夥人。那些人一旦沈迷了，便發了瘋似的，總希冀贏個痛快，結果坑是越挖越深，直至不能自拔。

那晚，昂培找到了阿全，奈何勸不回來，就差在沒給他跪地叩頭了。

阿全原本也是個大好青年，然而自荷香嫁了人後，便一蹶不振。

三年前，阿全廿一歲那年，戀上了村長的女兒荷香。

荷香人長得嬌小玲瓏，兩條辮子垂在兩肩，笑起來右邊面頰的酒渦若隱若現的，煞是好看。她的真名是杜可薇，人們喜歡喚她荷香，是因為她喜歡在口袋裡放一兩片薄荷葉，所以身上總散發出陣陣薄荷的清香，沁人心脾，而她亦清新得如同是晨曦下，一葉猶沾著夜露的薄荷，討人喜歡，惹心憐愛。

阿全也是個眉清目秀的青年，笑的時候眼睛微微地眯著，是一副標準的幽默相。

他們在深愛著彼此。那時荷香在村裡的幼兒班教小孩子認字和跳舞，阿全就天天踏著腳踏車去接她。有時下課晚了，他就靠在一棵木棉樹下，熟練地燃起一支煙，似笑非笑地從窗口窺視她。她拿他沒辦法，口中罵他沒規矩，卻又難掩嘴角甜蜜的微笑。

他騎著腳踏車，載著她越過阡陌，穿過田埂，宛如駛向天涯的盡頭。

也許年輕的愛情，總帶著那麼一點點的輕狂與痴迷。他們的世界只有彼此，容不下其他人。她在他的體貼呵護下變得更美麗動人了；他在她輕嗔淺笑中變得更挺拔硬朗了。

她為他跟家人編了無數的謊話，每次出門，總要磨上半天，一會兒哄奶奶說要上市場去，一會兒又跟母親說要摘薄荷葉去……

甫踏出家門，她便不顧一切地、蹦蹦跳跳地向他奔去。

他們喜歡走到木橋上，坐在那裡，仰頭數著天上的繁星，低頭訴說著月老的故事。然後身旁飛來幾隻螢火蟲，為他們的愛情添上亮光。她總說牠們是凡間的星兒，可望也

可即。於是，他握緊著她的手，滿足地笑了。

然後，有一天，他們不能再見了。

她在父親的怒視下驚懼了，瑟縮了，就像闖了禍的孩子，無助而失落。而他屢次叩門，卻被狠狠地斥喝：「你憑什麼？愛情能當飯吃嗎？」

是的，愛情不能當飯吃。他啞口無言，覺得自己渺小如塵，隨時會隨風而去，不留痕跡。

終於，他們的夢被狠狠地摔破了，碎成片片，再也合不攏了。

她要出嫁了。

他簡直要瘋了，苦惱得如同牢籠裡的困獸，暴躁、激憤、卻又無可奈何。

那天，在木橋上，陽光篩落水中，像有無數的星星在眨眼。迎接新娘的房車一早就停泊在木橋上，木橋被擠得水洩不通。一些還流著兩行鼻涕的孩子都爬到木橋上去，趁沒有人喝叱時偷摸著那輛簇新的車子，然後傻裡傻氣地咧著嘴大笑。路的兩旁都擠滿了看熱鬧的村民，有些甚至攀到樹上觀看。她被人群簇擁著，舉步維艱，只好低著頭疾走，頭頂的紅傘擋不住陽光的熱力，走了一會兒，她已香汗淋漓了。爆竹聲一路響個不斷，吵得人幾乎要昏倒。

她覺得自己好像走了幾天的路，好不容易才挨到木橋，新郎走過來挽著她，人們哄動了起來，歡呼聲此起彼落。

正當她要鑽進車子內，他踏著腳踏車衝了過來，人們都爭著閃避。

終於，在人群中，他們四目交頭了。他咬著牙根，死盯著她，額角的汗珠大滴大滴地淌了下來。

新郎在催她了。不再看他，她一轉身，在他熾熱的目光下，上了車。

車子緩緩地開動了，人群都讓出一條路來，然而那車輪彷彿輾在他的心上，沉重而

痛楚。他急切地騎上腳踏車，不顧一切地追了上去。他拼命地喊，她回頭向他揮了揮手。淚，卻在她塗滿胭脂的臉上滾了下來。

當他的手可碰觸玻璃窗內她的臉時，車子突然拐彎，他失去平衡，連人帶車滾到田裡。

就這樣，木棉樹下再找不到他的影子；阡陌上再沒有腳踏車的痕跡；木橋上再聽不到月老的故事。愛情，就在現實中，磨損了它的棱角。

他亦在日墜月昇的歲月裡，狠狠地沉淪了下去。

過了不久，昂培給他討了媳婦。新婚後，他連正眼也沒看過她，就經常流連在外。她很不是味兒，獨守空幃的寂寞都化成一股強大的怨氣，於是婆媳的爭吵沒完沒了。

阿全是徹底地自暴自棄了。

這卻苦了昂培，連日來深夜摸路找賭窩，晚上的路可不好走，她有時摔個七葷八素的。但是，浪子終究是不回頭了。

昂培也沒心情玩牌了。偶然挑水經過我家門口時，只氣呼呼地笑著跟我打招呼。那笑容可憐兮兮的。

然後村裡來了個戲班子，熱鬧的氣氛瀰漫開來。村民都雀躍萬分，爭著看戲。

戲台簡陋得很，只在上面搭了竹架，垂著布幔，村民都是伸長脖子，踮著腳在看的。

那晚，我瞞著外婆，跑去湊熱鬧。只見人影幢幢，燈火明朗。那戲曲時而哀怨，時而激昂，卻又綿邈不斷。台上到底在演著什麼，我一點也不知道，只拼命地往前擠。

驀然間，在人聲喧囂中，我看見了昂培。她周旋在人叢中，手中托著一個很大的托盤，上面放了一包包的香瓜子和花生米，那托盤的繩子繞在她的脖子上，她一邊擠，一邊喊：「有香瓜子唷！有花生米唷！各位來買呀，別悶著看戲呀。」她的臉上堆滿了笑，聲音卻喊得有些啞了。

我高興極了，往她的方向擠去，好不容易才挨到她的身旁，她一見到我，就二話不說，塞給我五、六包香瓜子什麼的。

我望著她，怯怯地笑了。

「你一個人嗎？婆婆呢？」周遭吵雜得厲害，她扯著嗓子問。

「我……我偷跑出來的，請你不要告訴婆婆。」我有點緊張，張大嘴巴說。

「哦，我知道了。」她摸了摸我的頭，誠懇地。

然後，她又沒入了人叢中，那身影很快便被人群包圍了。

也許是心理作祟，那夜我再也聽不見戲曲了，耳畔徘徊著的，盡是昂培叫賣的聲音——雖遙遠，但親切。

在一個下雨的午後，昂培匆匆忙忙地跑進屋子來，全身濕淋淋的，有點狼狽。我給她倒了杯茶，她笑咪咪地接了過去，然而那手卻是顫抖著的。她的頭髮濕了，顯得有些稀疏。

「婆婆在嗎？」她啜了口茶，問。

「在午睡。」我說。

她默默地喝完茶，深沈地說：「反正這雨也沒有停的意思，給你說個故事吧。」

於是，她又說起一個民間的故事來。

當講完故事，雨還是淅瀝淅瀝地下個不停。她呆呆地望著窗外，視線卻彷彿穿過雨絲，落在很遙遠的地方。

片刻，她才收回視線，望著我，問：「小菁，你將來想幹什麼？」

「我想當老師。」我挺直背脊，神氣地說。

「哦，那你要用功讀書，知道嗎？」她說。

我點點頭，接著問：「你呢？有沒有願望呀？」

她有點錯愕，然後喃喃地自語著：「我的願望？」她好像有點困窘，思索了一會兒，才輕輕地道：「我的願望是……是可以活得好。」

她說這話的神情有點怪，而且神思有點恍惚。

我困惑了。

然後她又望著窗外的雨，不勝唏噓地說：「這雨要是沒完沒了，那就糟透了。」

說完，她站起來預備回去了。她向我要了頂草帽，便冒雨跑了出去。跑了幾步，她突然折了回來，從口袋裡掏出一副「四色牌」放在我的手上，說：「免得濕了，給你。」

然後，她頂著草帽，朝風雨中奔去。

昂培說得對，那雨果真沒完沒了。河堤崩了，田地給淹了，預備收割的稻田頓成澤國，村民多月來的血汗都成了虛無。

當風雨過後，木橋下的水流很兇，嘩啦嘩啦地奔瀉著，河水是黃色的。

昂培的田也給浸死了，一家的生計沒有依靠。

後來聽村民說，阿全欠人家很多錢，債主每隔一兩天便上門吵鬧，昂培一家人心惶惶。

昂培把一頭牛和兩棵龍眼樹都給賣了，才換得幾日的安寧，然而那是個無底深淵。

她的媳婦是存心不管了，擺出一副冷眼旁觀的模樣。老太婆也沒有一天好面色，整天嘮叨著，罵她是魔鬼，不會管教兒子什麼的。

昂培把所有的積蓄都給還債了，老太婆要她把一對玉鐲也給賣了，但那玉鐲是跟著昂培嫁過來的，是她這生唯一一項珍貴的東西，無論如何，她是狠不下這個心的。

她的媳婦昧著良心，趁她外出時，躡手躡腳走進她的房間，把那對鐲子給偷了。她是鐵了心要逃的，也把米缸的米掏個空空的。

那天老太婆見她拿著行李箱，便狐疑地問：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我要走啦，難道在這裡給白白餓死不成？」她的嘴角咧著輕蔑的笑。

「你……你到底拿了些什麼？」老太婆氣得聲音也抖了。

她拿出鐲子給她看，很得意的樣子，說：「瞧瞧，便是這個。怎樣？你這副老骨頭，能怎麼樣？哼，別瞪著我，我可不是你那個愚蠢的媳婦，可不受你這套的。」

老太婆氣得老淚縱橫。當晚，便病倒了。

昂培於是漏夜來跟婆婆借錢，說要給老太婆看病。磨蹭了一會兒，昂培走了。

昂培一離開，外婆使用力地門了門，臉色一下子變得難看極了，還吩咐我以後不許隨便開門給昂培。

過了幾天，昂培又找上門來。她困窘地衝著我笑，那笑容彷彿是紙糊的，風吹得破。她的眼睛深陷了進去，髮髻有點零亂，幾根髮絲飄了開來，襯著那落寞的神情，徒增一份悽愴的感覺。

「這次是真的不行了，要開刀哩。我是沒有辦法，才跟你要的。」昂培的聲音幾乎擠得出淚來。

「唉，你也知道我的情況，真的沒有那麼多哩。」外婆那委屈的模樣好像來借錢的是她而不是昂培。

「只要幾千塊而已，我一定會盡快還給你的，你就幫幫我這個忙吧。」昂培哀求著。

「唉，別為難我吧。」外婆不耐煩了。

昂培沮喪地走了，我望著她那佝僂的背影，忍不住追了幾步，外婆衝過來拉著我，我用力地甩開她的手，喊住昂培，她回過頭來，眼角明顯有過淚。我從口袋裡掏出三塊錢，遞給她，說：「我只有這麼多，給你。」

她沒接著，只伸那雙粗糙的手來，緊緊地握著我的。她手上結的繭磨痛了我，但我畢竟沒有縮手。

昂培走後，外婆狠狠地擱我一記耳光，我卻忍著淚，咬緊牙關，沒有哭。

不久，老太婆死了，死在家裡。

她臨死前，只一直望著屋頂的橫樑淌淚，沒有再看昂培一眼。

昂培是一直侍候著，直至她咽氣的那一刻。

不知為什麼，我總覺得老太婆是給外婆間接害死的。我知道外婆有許多積蓄，那天我親眼看到她把一疊鈔票塞進衣櫃裡，那是昂培來借錢的後兩天。

接著，昂培彷彿是從人世間消失似的，好久都不曾有她的消息了。直到有一夜，那是記憶深處最驚懼與迷茫的一夜。

那夜，月色朦朧，稀薄的雲在穹蒼下遊盪著。樹影婆娑，彷如鬼魅一般。

夜，寂靜得讓人屏息，只有偶然駛過的腳踏車發出的車輪聲能劃破長夜的死寂。

那夜，我睡得很不安穩，醒了好幾次。外婆的鼻鼾聲此起彼落，攪動了寂靜的空氣。

夜，很深很深了。大地在沉睡著。

突然，在死水一般的氛圍中，有人在用力敲門，一下一下地搥在門上，像焦急的雨。

我在朦朧中翻了個身，以為在作夢。

「小菁，什麼事？」外婆囁語著。

但是，那叩門聲越來越響，有人在門外力竭聲嘶地喊：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死了呀！這回完了……」

我驚懼得完全醒了，連忙搖醒外婆。外婆匆匆披衣下床，我也赤著腳跟了上去，地上涼颼颼的，那寒意直送到我的五臟六腑裡去，我直直地打了個寒顫。

外婆打開門，來報訊的人緊緊抓住她，那瘦長的手指深陷進她的衣服裡。

「不好了，昂培跳井死了！」那人沙啞地喊。

「啊……」我和外婆不約而同地呻吟著。

外婆蹣跚著後退了兩步，正好踩在我的腳上，我痛得摀住嘴巴，不敢作聲。

「還是那口井！還是那口井！」那人的臉色煞白煞白的，聲音顫抖得厲害。

外婆的額角已經冷汗涔涔了，差點沒昏倒。

然後，她們彼此撐著，出去了。

剩下我，擁著被子，顫抖到天亮。

昂培就這樣結束了自己的生命，用一種自己最不願面對的方法。外婆說這樣對她也許是解脫也說不定，畢竟那是賤命。

昂培的墓就在阿彩和她先夫旁邊。

下葬當天，阿全直直地站在墓前。風，肆意地撥著他那凌亂的髮。沒有人知道他在想些什麼。只看到他的眼角微微有些濕潤。

一切就這樣結束了，但我始終相信昂培是堅強的，因為她留給我的回憶，是一朵風雨中永遠燃放的笑容。

放了學，我收拾東西預備離開，就在這時，葉書記走了過來，她是我的同事，也是最好的朋友。她面色凝重地望著我，囁嚅著說：「小菁老師，我……」

「什麼事？小葉。」我有些緊張。

她咽了一口口水，終於說：「你媽媽剛才打電話來，說你外婆病得很厲害，你很久沒有回去看她老人家了，要你跟學校告幾天假回鄉一趟。」

我頹然地跌進椅子裡，心思很渙散。

「還有，」小葉小心翼翼地說：「門外有個男學生找你。」

她看我沒回應，加了句：「他說有話要跟你談。」

「好吧，讓他進來吧。」我拭去眼角的淚。

臨走前，她說：「我替你請假，別擔心，嗯？」

我欣慰地微笑了。

小葉出去了。片刻之後，郭龍走了進來。

他恭恭敬敬地走到我的面前，有點不好意思地說：「老師，您改了我的文章沒有？」

「你問來幹什麼？」我側著頭望著他。

「您可不可以把今天我的文章還我？我想重新寫過一遍。」他終於說。

「為什麼？」我託異地問。

「嗯……我……我覺得自己寫得不好，別同學都寫得比我好。」他低著頭，看著自己那雙破舊的皮鞋。「我寫的時候心很亂，而且寫的願望太空泛了。」

「嗯，這樣吧，你告訴我，你寫的願望是什麼？」我明知故問。

「我的願望是……是要活得好。」

「這是個很偉大的願望啊。」我鼓勵地說。「而且，你的文章寫得不錯。」

他抬起頭看我，我對他鄭重地點了點頭，說：「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願望，願

望也只是一種心態的反映，不必刻意苟同別人。嗯？」

他豁然地笑了。跟我道別後，便出去了。才跨出門口，他忽然回過頭來，略帶思索地問：「老師，是不是只要我努力，那就能活得好？」

我忽然怔住了，半晌，才對他恍恍惚惚地點了點頭。

他滿足地走了。

他走後，我下意識地抽出他的文章來，逕自地笑著。

然而，一種酸麻麻的感覺，卻在心底漾了開來。

